

# 徐誠斌

## 主教二二三事



己敬日記

七年前的翻譯維拉·凱瑟的長篇小說「總主教之死」，那部小說的結尾一段是這樣寫的：「當主教教座的鐘聲響起時，天色已黑，聖大非的墨西哥居民，和所有英國天主教教友都跪下身……」第一天早上，老總主教就在他建造的教堂中，那高高的祭台前，跪下身……

五月廿三日回家途中，聽到香港天主教徐誠斌去世的消息，廿四日晨早，我步行去堅道總堂，想在那裡和他見最後一面。香港的禮堂已有百餘年的歷史，徐主教主前有一次曾感嘆的說：「以百餘年前香港教區的人力財力，如何能建造這樣一座大教堂，實在令人費解。」雖然費解，占雅壯麗的教堂就建立在那裡，徐主教曾在裡面被祝聖為香港主教，他去世了，禮堂也跪在這種教堂中，「那高高的祭台前。」

## 第一位華人任主教 英文好過多數洋人

對香港的天主教會而言，一九六九年徐誠斌主教的出任是香港教會，即不能算是新聞，也是大出人意料的事。如所週知，香港教區一向由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義大利神父「當家」，已退休的白英奇主教便隸屬於外方傳教會。白英奇主教退休，保守的推測，應由另一位德高望重的義籍神父繼任。但白英奇主教非常看重徐誠斌神父，全力保薦他出任香港教區的主教，儘管他並不是廣東人。

以後的事實證明白英奇主教的確有眼光，徐誠斌神父出任主教，

## 字字珠璣 典雅生動

我說徐主教的英文好過百分之九十八的洋人，絕不是誇大。徐主教出身牛津（比錢鐘書略遲），用英語教詞時可從英文詞彙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中文，遂使



輯部幾乎就是一個翻譯訓練班，班導師是徐主教，受訓員是思果和我。我們的譯文經他一改，常會提高很多；他對很多英文字，他改，是英漢字典中查不到的。他改正的謬誤，思果和我總是在字典上記下來；思果為舉例，他那本字典寫得密麻麻，他以後能寫出一「翻譯研究」那樣有內容的書，記滿徐主教「名詞」的字典應有一份功勞。思果那時常用夾有蘇北口音的國語對徐神父說：「神父，談起翻譯，如果是英譯中，神父跑在前面，我和教義還可以遠遠的追在後面；如果是中譯英，神父一起步便絕塵而去，我們連他的影兒都看不到了。」神父咧咧笑笑，不脫甚麼，心裡一定很舒服。

## 半途出家 中年晉鐸

徐主教從神父到主教的過程，前文已經略提及，但他從俗人到神父的那一段，似更值得談一談。他去世後，各報刊出的資料都說到他的九五年在羅馬宗座伯達書院晉鐸。也即是說，一九二〇年出世的徐主教，三十九歲時才做神父。伯達書院原是為中青年人修道而設，中青年人修道晉鐸已不太容易，能做到主教的更是一個疑問，却不必加以深

究。他是一位有深厚文學基礎的學者，當然知道選擇自己一生的道路；我們不如把焦點放在他決定修道後所表現的那份精純和從容上吧。

報刊的報道，又都指出他是死在任期內的第一位香港主教。以他對工作的負責精神來看，他只能累死在任期內；如果是一位將軍，他屬於馬革裹屍那一類。只有在任他手下工作過的人，才知他對他工作的要求有多麼高，知道他

## 最大享受 吃小館子

一九六四年後，思果和我相繼離開公教報，不久，徐神父做了主教，日理萬機，大家見面的機會少了。不過偶爾還會在中區和渡海小輪上遇見，要親他手上的主教權戒時，他總是把手高舉起來，不給我機會。他愛談起以前的「翻譯班」，開玩笑的說：「大學都在辦翻譯課程，我們以前的班底，也大可開班收學生呢！」

最後一次見到徐主教是在今平三月廿七日傳聰的鋼琴獨奏會上。主教的座位在我前邊四排，他是和兩個朋友去的，坐在朋友中間。休息的時候，他留在座位

對自己的要求多麼嚴苛。公教進行社下午五時下班，他本人不少不是做到七時才休息的，有時晚飯後繼續工作。這是指他出任公教進行社社長和兼任公教報總編輯，公教真理學會主任時期的事。他對工作的繁忙從不抱怨，偶而訴苦也只是因為伙食太壞。

公教進行社的西餐，一天兩頓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吃，他是視為畏途的。一九六二至六四年，思果和我常在傍晚陪徐神父去吃小館，有時遠征陞超道老正興，那便是他最奢侈的享受了。當然，做了主教主後，這種吃小館的享受也被剝奪了。

上，沒有到外邊的大堂去。他一生不愛招搖，做了主教後，不論去到哪裡，總會成為他人注目的對象，在他，一生不感到非常不習慣。主教不離座位，不喜別人注意他，我也就打消了過去和他說幾句話的念頭。記得以前曾問過他對死的感覺，他的回答只是一個字：靜！現在他已去到那永恆的靜裡，留下一個勤奮、懇切、智慧的形象。他可能是香港最罕望的一位主教，但也是最沒有主教派頭的主教——他一生是一位神父。而那一件肥大黑道袍的身影，必永遠存在我們之間。